

沈

氏

七

說

沈氏弋說卷之三

武林沈長卿幼宰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全評

裴度

武元衡之遭害以執政而斃于盜賊之手。前此未有也。其時裴晉公亦被擊刃三進而斷轡傷首墜溝萬死一生者幸耳。藩鎮王承宗李師道實爲此謀以緩蔡兵而朝議果欲罷度安二鎮反側。仗憲宗之聲靈赫怒進討錢徽蕭俛李逢吉以餉億煩匱各請罷兵帝不聽也。而度因得奮其忠憤俯伏流涕誓不與賊俱生已而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淮西盜定河北輯

寧承宗歛手削地。師道駢首就擒。功施爛然。遇憲宗之明也。蔡鄆旣平。土木煩興。浚龍首池。麟德承暉之殿。並時歸起。而度諫不從。宵小擢用。皇甫鉤程异。以錢穀之吏。僂巧之姦。俱同平章事。而度耻與同列。表求自退。亦不省遇憲宗之惑也。夫一憲宗耳。前明後惑。如霄壤焉。况穆敬文哉。度纂述蔡鄆。用兵機畧獻之。請內印付史官。非歸美于上也。亦非慮上之狃平而以凶危。

竦也。蓋人臣挾不賞之功，明主嘉之，則爲忠勤。
讒夫構之，卽爲罪戾，度欲絕妻菲之端，不得已。
而昭然出自上裁，光諸史冊，使讒口無間可乘。
則身安而朝廷獲安，天下舉安。史譏其晚節，頗
浮沉爲自安計，非知度者矣。度之心寧，死賊而
不死。讒午橋臺榭，綠野池堂，龍驤蠖屈，任運卷
舒，亦如魏公子無忌之飲酒近婦人，真是求死。
不得而昧者，作功成身退，觀似痴人前說夢矣。

度之言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
則行。皆無聊。之極。而苦。詞自。嗚。若。視爲。了達。之。
語。又謬。甚。矣。度歷。四朝。而薨。將憲宗所賜玉帶。
表還之。憂讒畏譏。孰有如裴晉公者哉。而帝索。
遺奏。得半藁。以儲嗣爲請。生死語。默之際。遲迴。
婉轉。苦心極矣。度威望德業。方郭汾陽。而遭時。
不偶。未究其用。天下多故。則羣小束手。人主委。
心。而惟度言之是聽。强藩授首。則羣小盈朝人。

主疎斥而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詩所云燕爾新婚以我禦窮非歟。雖然當藩鎮跋扈而無度。是無唐矣。劉昫謂周衰而仲尼有微管之嘆。以美裴度。豈溢詞也哉。

黃聖孩先生評○俱有識之言

沈無回先生評○操心慮患無如裴晉公之危且深者。當時所值事勢萬分難處。幼宰論世而生其心。發古今人未發之蘊。真晉公知已也。

劉蕡

夫以蕡之才且賢而淪落下第彼中選者何人耶。遂令裴休杜牧崔慎由等一榜無色。而李邵更自赧其顏厚欲讓所授職河南府叅軍以旌蕡。則直道豈泯于人心哉。然當時裴度韋處厚實攢之復抑諫官不令伸。蕡二人俱長者。豈蔽賢耶。蕡對策力詆宦官似也。而指斥乘輿譽美宰相裴韋遠嫌而不敢當故攢之。自愛亦所以

愛賛也。凡進言必以其漸驟則必不能得賈生立談之間爲人痛哭流涕欲漢文盡去絳灌是以有長沙之謫見郊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矣亦太早計矣所謂娶新婦者入門而覩竈卽以爲言其說誠是也不失之躁哉賛策實類是宋胡寅以爲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未之深思耳假令裴韋置賛高第而文宗動附權之疑寺入乘間交構目其爲黨賛不死且竊矣裴韋且

惴惴乎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愛蕡亦所以自愛也唐門生舉主之誼最篤終身北面事之子孫相恤名曰臣講崔羣知貢舉歸其妻勸之求田羣曰吾有美庄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是也高才如劉蕡田之最良者裴晉公不收爲美庄而怡情于綠野堂非獲已也

長卿再弋○宋室君相最爲憐才一榜盡賜及第以張文定故制科不用詩賦以富鄭公故試

期改于來月以蘇文定故惜蕡生不逢辰耳
卓去病先生評○後世指斥乘輿則無罪一言
及宰相則立貶斥矣劉蕡譽美宰相亦非士人
之體下第人好自標榜從古已然兼之李邵輩
更以推讓立名故蕡聲價益高耳

李德裕

文饒唐之賢相也。初以朋黨觀察浙西變機巫
之俗停脂益糚之貢。止周息元之迎上丹宸。六
箴雖爲李逢吉所謗。而正氣稟如矣。再以朋黨
徙劍南西川。完殘奮怯各有條次。築仗義禦侮。
柔遠三城。以遙控土番。痛抑浮屠。以矯蜀俗。雖
爲李宗閔所嫉。而壯猷魁然矣。當時文饒所最
隙者牛僧孺。然自議維州。悉怛謀而外。皆私怨。

也。僧孺與宗閔以對策譏李吉甫爲文饒者。以公論付之天下可也。而怨其所不必怨。身名幾危。愚甚矣。人卽遷怒。未有怒人而遷及其壻。與其壻之薦主者。文饒自與宗閔有隙。于其壻蘇巢何涉。而傾之。并傾掌貢舉錢徽。貶江州刺史。而鄭朗裴譏亦遭池魚城火之殃。忮憤不已極乎。又惡白居易。而沮其入相。薦白敏中。反受其毒。客死崖州。憂憂于怨德之際。未有惑溺如文

饒者也。文饒佐武宗，通黠憂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料敵如指掌，相業爛焉已。而慮主窮黷，以兵爲戒，豈僧儒輩所及哉？卽其父吉甫亦莫及也。然吉甫于陸敬輿能不計，小嫌于裴垍能曲從其薦疏，又豈文饒所及哉？文饒出鎮淮南，入相廊廟，一如其父之年，皆以任子起家，不由科目，而度量坦窄，懸矣。維川之議，諸君子辯之，已詳予不贅也。

杜黃裳

李師古跋扈憚黃裳以錢數千繩氈車一乘遺之俄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繾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還報師古心折邪謀遂寢夫苞苴不入夷惠之室師古以賄賂嘗黃裳其有所試乎御史劾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之有驗帝念功不問然則黃裳非無慾之人而師古窺之熟矣黃裳薦高崇文于

德宗竟藉其力討平劉闢受賂與否祇關一已之清濁若師古則曾無生平稍染指焉跋扈之姦莫能制也禍且移諸國矣或曰黃裳卽廉靖師古何所憚而不敢發乎予曰黃裳非廉而無爲者也郭子儀曾辟之幕府子儀入朝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而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真懷光流汗服罪仍以子儀令易置諸悍將衆無敢亂後入相平夏剪齊滅蔡復兩河

中興之業亘元和無偶矣。師古安得不憚且嘗乎。若伴食庸才卽目索餽。遺于邊帥不屑畀也。故從古惟權相能薌。天下賢相與凡相其門皆羅雀。莫辨若賢相而介清濁間者必不得已
如杜黃裳此說僞道學定駁故事寧受高崇文之賂。勿貪李師古之餌。若道其常則馬服而後求良清白乃相臣之第一義也。相臣而墨則百執事皆墨。相臣而鑿則相臣之舉動皆掣肘而不得自由。楊綰以

廉貞入相而崔中丞池館臺榭卽日潛毀郭公
減坐中聲樂之半黎京兆驟損駘御止留十
騎則信乎清白乃相臣之第一義也

卓去病先生評○黃裳非廉而無爲者故師古
憚之此言破的矣薦高崇文成討平劉闢之大
功則兩人已稱相知卽受其餽遺亦交際之常
似與受賂庇奸者不同

柳泌

唐憲宗以柳泌爲台州刺史令採藥天台山廷
臣爭之以爲方士臨民非體也上遽曰煩一州
之力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惜焉廷臣無以應
夫人主惑溺已甚而以方士不可臨民之說進
祇迂濶而無味且漢武不以女妻方士乎何況
刺史當時廷臣而諷之以天台之靈草洵有之
不必以刺史往也彼將曰吾寵異之卽二千石

不恤也。告之以堯舜之壽。並踰百齡。未嘗事吐納之術。餌丹砂之藥也。彼將曰。上古淳龐人享遐算。晚近世而欲延年。不得不修煉也。曉之以公孫卿徐市稱黃帝不死而橋山之塚胡壘壘也。彼將曰。黃帝乘飛龍上天。羣臣思慕。以衣冠葬也。詰之以秦皇帝使徐福入海求神僊。竟安在也。彼將曰。徐福已仙去而大海蒼滌。不如天台可遙制也。證之以先朝文成、五利之誕本朝。

太宗採藥于天竺。高宗採藥于烏茶而訖。無成
效也。彼將曰。任非其人。不如吾柳泌之奇也。啓
之以怡神養性。慎興居節嗜慾。何必天台也。彼
將曰。劉晨阮肇採藥茲山羽化登仙。安見石梁
琪草玉洞桃花不可復攀擷也。破之以皇甫鑄
之奸薦。必爲刺史。不過以天台係浙閩隩區。舟
車要津。南蠻珠玉犀象玩好之所取道。而因之
以飽其谿壑之欲也。彼將曰。能令人主壽考。卽

殫殘一州之膏血以酬功。朕豈有愛也。若然則百說而百不入矣。予有說于此。古來服金石而暴崩者頗多。然長生又實有是理。未敢遽謂其誑。鑄之所薦卽令鑄試其藥。藥效以此償勞而人主徐服焉。藥不效以此懲慝而人主可免于患。望陛下爲宗廟社稷生靈自珍。勿悞投以貽後悔。以此說進未必不入。此與東方朔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藥亦不驗之言更爲直截痛。

快而廷臣未之知也。竟致金丹毒作，躁怒轉甚。
捶撻關奴禍發于中和殿而方士之罪不可勝
誅惜哉。

長卿再弋。○按史泌採藥不得逃之深山浙東。
觀察使捕送京師起居舍人裴潾亦作此說。貶
爲江陵令然未若予說之婉也。

盧懷慎鄭綮

惟天下之大豪傑。嘗藏于庸衆之中。以自晦而不易識。唐之盧懷慎。鄭綮。其人已懷慎。當時所與共事者姚崇也。以崇之賢。襄太平。懷慎更不必多事。以自擾。但受成而有餘。此與子皮。服善于子產。曹參。遵約于蕭何。奚異。而世乃以伴食稱宋。司馬君實。取其度之休容。謂得相體。有旨哉。考之史。懷慎在相位久。家無擔石。疾革遺言。

念明皇之倦勤薦宋璟諸賢以自代豈伴食者乎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方且門生其天子何況宰相非厚賂刑餘無途以進綮之得相驚其非望而固辭未幾致政而去進退何光明也綮刺廬州值黃巢之亂州人震恐綮移檄而巢兵引還廬不血刃去官之日廳錢千緡藏州庫不取後他盜起所在劫掠終不敢犯此錢其品望作用有大過人者當時特

以歇後鄭五忽之亦鄭五先自忽而他人從而
忽之非定評也且所作歇後語以刺譏時事非
孟浪語也若他人不因之賈禍哉而鄭五反見
忽于世更自難及予觀盧鄭兩賢相之事而人
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卓去病先生評○夫人偶作一二快語傳播世
間聞者不原其心其心亦遂不白古來賢哲受
枉者多矣鄭綮金罍子曾湔洗之與幼宰同盧

鄭兩公今可不朽矣近時又好爲翻案者呂武
二壯稱爲大英雄馮道諸公稱爲大聖賢世道
一變至此真可戰懼

韓熙載

李穀與熙載相善。熙載奔江南。穀送至正陽酒
酣。臨訣。各言所志。熙載曰。江南用吾爲相當長。
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
囊中物耳。後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下淮南。而
熙載竟不得大用。其言一驗。一不驗。識者惜之。
子曰。非也。熙載之不得大用。乃熙載自不欲用
世。而非世棄之也。彼居恒多置女僕。晝夜歌舞。

語人曰吾爲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嘗虎視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觀此則熙載頗有自知之明何以誇示于李穀而欺知已耶南唐與周爲敵國大丈夫擇主而事雖父子兄弟立交戰之下不得不各爲其主况友生乎熙載不自揣而大言欲以壯江南之色落中原之膽正其可嘉處也而胡寅輩持論之隘烏足以知之

歐陽脩

禮以人情爲田情所不安處卽非禮也廬陵歐陽氏濮議舉朝非之天下後世非之而予獨以爲是何也仁宗育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宗實于宮中以嗣大位是爲英宗英宗立欲尊崇濮安懿王曰皇考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僕遊縣君任氏並稱后朝議沸騰司馬光奮筆以爲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而不名

學士王珪據光手藁上奏范鎮范純仁呂誨呂大防傳堯俞咸主光說而歐陽脩以爲非是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惟韓琦與脩見相合蔣之竒亦以脩議爲是英宗竟從脩議至今論脩者以爲全璧之瑕而當時脩所以折光者就英宗論不就仁宗論也就英宗論則子無伯父之理就仁宗論則兄亦無子弟之法禮爲人後者不得私其親指姪之繼叔伯者

言非爲兄弟設也。仁與英實天顯之戚，而可以人後律乎？指三年之服言，非爲謚號設也。英與仁既無三年之服，而所生之父安得棄置不尊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假令英宗祫享于廟，而濮安懿猶仍王爵，安乎？不安乎？光又引漢宣帝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爲英宗，諷然漢二事與宋迥殊，病已爲武帝曾孫，視弗陵則叔祖也。衛太子史皇孫例不得

尊之爲考。此宜帝之得也。光武崛起宗藩。非入繼大統者比。于孺子嬰淮陽王何與。而不追尊南頓君。是光武之失也。君實引喻舛錯。特以平時品望冠絕。能抗至尊。舉朝吠聲。而不顧其心之安噫。亦無識甚矣。宋臣最有識者韓魏公一人。而魏公不以修議爲非。後世儒者反以光議爲是。衆喙紛紛。謂夏中康繼太康。局繼不降。皆兄弟也。商外丙繼太丁。中壬繼外丙。太庚繼沃

丁雍已繼小甲太戊繼雍已外壬繼中丁河亶
甲繼外壬沃甲繼祖辛盤庚繼陽甲小辛繼盤
庚小乙繼小辛祖甲繼祖庚庚丁繼廩辛皆兄
弟也周辟方繼共王瑜繼匡王皆兄弟也昭其
昭穆其穆未聞私小宗以紊大宗則英廟安得
私濮安懿王而不爲仁廟地乎予曰此說更爲
無識漢文帝之子孝惠亦兄終弟及者而高祖
則無事于追尊也三代猶是矣君實篤信而不

好學誤世非淺而後之人輾轉相誤貽歐陽文忠以阿主之誚夫韓魏公亦豈阿主者哉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予曰親疑亦惟厚耳况濮安懿王斷當稱考以情以禮胥無可疑而執迷不悟終以司馬氏爲據非其人不學無術卽天資悖戾而無父也予有感于今之聚訟者而以濮議醒之

卓去病先生評○濮議永叔不錯幼宰辨折極

是獨永叔不讀儀禮偶見之子弟書院中遽爾引用遂爲溫公所駁故其議不伸耳溫公曰禮須指事立文使人易曉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溫公之說是也

張齊賢

齊賢爲布衣時倜儻孤貧落魄嘗舍道上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欲就諸丈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何不可顧吾輩疎恐爲秀才笑耳卽延之坐齊賢曰盜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杯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弛肩以指

分爲數段而唱之勢若狼虎羣盜錯愕歎曰真
宰相器也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當念吾曹皆
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
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後四踐兩府九居八
座以三公就第壽七十二薨夫世之以墨敗者
皆盜也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
上如今半是君史記云此皆刦盜而不操戈矛
者今之墨宦垂橐而歸供子孫裘馬之費者十

之六七最上散之縉流羽徒最下散之樗蒲粉
黛而燈慾寒士有賴以舉火者否是反不如盜
也齊賢見盜而不怖受盜酒肉金帛而不以爲
諱膽畧已加人一等矣相業爛然豈偶也哉漢
之王章涕泣牛衣何鄙也其不善處貧者乎

卓去病先生評○齊賢與盜飲一事誠亦足取
然何至負其金帛而返不太無節乎予以爲齊
賢落魄諸生糊口無資借貸不可綠林豪舉聊

復爲之非可深論要之富人之行不如盜賊不
獨今日然矣

寇準

宋氏之禍成于靖康而含垢忍耻實釀于澶淵之役所謂城下之盟春秋耻之誠有如王欽若所云者特自欽若發之不免爲讒準而言固不以人廢也方契丹犯邊羽書旁午廷議有幸金陵幸成都之說準力排之頗有大臣風力而欲鸞輿親征則襲威甚矣激大尉高瓊助巴麾衛士進輦迫帝渡河愈傷體矣從來人主而在行

則臣下咎有所譏功無所偉未有得志焉者漢高帝挾謀雲武兩之雄猶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此前車之鑒也周宣王自將伐淮北之夷有方叔召虎尹吉甫輩在假自將之名以震驚醜虜則可而澶淵之役屈萬乘之尊實試之于摧陷殆哉岌岌乎孤注也輕于一擲玄黃之血勝負固未可知脫有不測準何以謝真宗哉準初欲邀其稱臣且獻幽州地而曹利用自契丹還

言契丹欲得關南地竟定和議而還歲奉銀三十萬果爾則命將遣帥儘足了此鷺輿親征益無謂矣况和者調停之名也南朝爲兄北朝爲弟未有第無所獻而兄歲歲以金繒賂者賈生有云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堂堂天室使其主蒙僇至此不以爲愧而反矜其功準之不學無術奚責耶而後世儒者率以此多準爲有安邊固圉之勲嗚呼使

此議而發。自秦檜且羣起罪之矣。而檜之和議未必不本于是。則準實作之俑也。真宗醜城下之盟。居常快快。不樂王欽若以封禪天書之說進爲之釋。漸則準之貽害遠也。當時有賢將如曹瑋而不薦。知天雄軍獨以薦。王欽若曰智將不如福。將欽若福祿未艾。可使往守卽浮。大白趣行曰上馬杯已。而欽若修齋誦經爲世所笑。夫欽若之品。準所謂知也。如嫉其姦而使之則。

宗社重寄。非以供人臣雪憤之具。如真以爲福。厚而使之。則澶淵之故智。亦不過欲仗福于人。主謂天若祚宋。必無他虞。而實非有灼見老謀。足以制契丹之死命也。時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王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噫。亦危矣哉。當時廷臣袖手結舌。帝特準以無恐而勉從其策。故

議歲幣時帝曰必不得已卽百萬亦可則真宗
已膚落矣今有封君之家密邇于大盜歲苦侵
掠其親隣勤之徙又一人曰徙則有所費不如
金帛獻之歲以爲常乃可免也于是偕居停于
屋外而面納款焉盜聽而去其一人沾沾自喜
澶淵之役何以異此或曰時事孔棘爲準計則
如之何予曰曹彬臨終薦二子于真宗材器皆
堪爲將然槩不如瑋後瑋上言趙保吉二十年

爲中國患今其子德明初立假臣精兵出其不
意擒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不用
瑋知秦州大破吐蕃于伏羌砦以奇用兵所向
克捷大率類此蓋不負彬所舉者真將種也何
有于契丹哉卽不然陽予以關南之地而歲省
三十萬緡爲養兵之費二三年間乘其不備一
大創之亦長策也準不出此而爲是損國體傷
皇威之舉反矜功焉有是哉虜之退也非真宗

之。力。而。三。十。萬。縉。之。力。也。有。三。十。萬。卽。鸞。輿。高。
拱。不。出。契。丹。亦。還。無。三。十。萬。卽。鸞。輿。蒙。塵。累。年。
契。丹。亦。必。不。去。然。則。真。宗。非。孤。注。傍。有。三。十。萬。
縉。附。之。而。寇。準。佯。輸。以。授。契。丹。者。也。予。戲。爲。之。
說。以。諷。後。之。籌。國。者。無。爲。寇。公。所。爲。以。貽。史。冊。
之。玷。

長。鄉。再。弋。○。太。平。興。國。五。年。契。丹。入。犯。雄。州。太。
宗。下。詔。親。征。行。次。大。名。而。戎。王。遁。矣。御。製。詩。賜。

行在諸臣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
高之句則萊公實有所昉非臆構者然不聞太
宗以三十萬賂虜而退之也大抵後人翻前局
斯爲制敵之奇猷襲已事敵且笑而玩之若援
太宗之親征爲萊公解毫釐而千里矣

黃聖孩先生評○宋勢本弱寇公勸帝親行以
壯國威其料虜自有成筭于胸中而真宗非其
人竟以和議草結此局非公志也

徐楚白先生評○非三十萬不可則與百萬何
異豈真宗一行僅省七十萬耶宋室衰弱實基
于此

卓去病先生評○大抵繼體之主多是守文敵
人以此相嘗本國亦以此自弱謀國者多爲寇
公之謀亦先聲摧陷法也譬之富家翁新死其
子必與人成訟一番根脚方立至其稱第過許
寇公本心實不其然

杜衍

衍浙之山陰人也其立朝大節如引燭焚詔等不可繆數一時朝紳相與曰杜衍如是莫非不是浙人否衍嘗戒門生曰此輩輕吾黨如是願自策勵一雪此言也由斯以觀浙人從來見輕而我國家偏得浙人之助劉誠意公基借前箸而居帷幄則留侯子房之儔也王文成公守仁擒逆藩以靖疆場則條侯亞夫之匹也吾鄉

于忠肅公謙當土木之變排遷主戰誓不爲城
下之盟卒折虜謀而鑾輿復辟社稷又安以
識以瞻蓋開闢所僅見者使公而生于晉室應
無懷愍之羞興于宋朝定返徽欽之轍此亦足
洗千古之耳食惜杜祁公不及見耳劉乃浙之
青田人王乃浙之餘姚人于乃浙之錢塘人太
倉王元美先生有三大功臣傳垂于世

王旦

旦寢疾遺命削髮披緇以驗曰我生平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此卽史魚尸諫意也宋真宗天書與漢武帝神僊不同武帝實欲長生不死惑溺方士真宗爲寇準所誤受辱澶淵悔之無及而以天書自掩乃明知而明蹈情却可原夫人匿而不吾予者情也君子重拂人情君父以至情告我而猾猾然許之以爲名非厚道也

若云受美珠而從諛焉。且豈其人哉。且性儉朴。
不御綺錦。帝欲新其居。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天
書之事。以君故蒙惡聲。而不恤。且真不可及也。
且立朝侃侃。如不賀飛蝗。是其直也。不誅宮禁
失火者。是其恕也。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
詔德明自來取。是其識也。寇準毀已。而反薦之。
不使知焉。是其度也。邠張師德之請謁。是其介
也。內臣劉承規忠謹得幸。將死求爲節度使。帝

強之而不允是其執也沮王欽若之進用燭丁
謂之姦于未敗是其遠見也諭薛奎以東南民
力之竭諷張士遜以朝廷權利之密是其勤恤
也解張晏之兵柄使反側自安是其幹濟也諭
人取其大節以天書律王旦所謂觀過知仁者
歟旦家居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
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
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

日不喜飯可別具粥處家人尚然况人主乎故
天書之事且以爲無關社稷安危之計而遷就
焉者也若他人不免爲容悅矣

卓去病先生評○美珠之事人以從諛訾且予
心竊不然而未有說以勝之今讀幼宰夫人匿
而不吾予者情也數語爲之快然

孫明復

明復宋大儒也以春秋敎授學者于泰山下行
復修謹朝廷召見其初竊窮謁范仲淹于睢陽
贈錢一千來年復謁又贈一千范觀其辭氣非
乞客而軋軋道途怪之孫生戚然以母甘旨不
具日得百錢足矣仲淹時掌學補爲學職月得
三千錢孫生遂安意讀書晝夜勉學蔚然以大
儒稱已而年五十白首憔悴李廸守充見之高

其道德擇爲快婿其女甘淡薄事明復盡禮夫
范仲淹李廸並宰相之賢者憐才雅意千古所
希覩而孫明復何厚幸也士布衣藿食其貧易
安柰高堂有垂白之親何此明復之不得已也
而遇范仲淹則幸相門艷質奉箕帚于山谷衰
老之措大不安其室又柰何而明復遇李廸之
女則尤幸今之士大夫方外縕流捐其半菽騷
壇墨客拔其一毛本以祈福市名卽自謂賢于

財虜而螢窓寒士不獲邀絲粟之微潤視文正
何如哉甚則王滿聯姻大駭隱侯之聽亦未見
有高誼如李廸者予偶觸孫明復之遺事而不
覺忻慕夫古人也

韓琦

魏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而予謂魏公所得力者在識不專在膽也元昊父子以叛華之餘而陷靈州陷清遠割銀綏而破西涼僭號改元大傷中國之體議者猶怯懦重發雖范仲淹亦主此說而公獨慨然倡議征之所謂膽也旣而逆其請和之詐密令任福自懷遠趨德勝據險設伏以截其後所謂識

也特福違琦節制以取敗耳建儲之事范鎮非不激切然疏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而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談笑而定之識與膽合者也仁宗晏駕親王允弼有無將之心不臣之語琦叱下之英宗嗣位卒得暴疾出言狂亂琦投杖直趨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戒左右惟某某見外人無知者復就位哭如故已而捧藥以進俯而懇告或跪于榻上或拜于牀

下皆大臣自重者之所不屑亦避嫌者之所不爲也非識膽交擅何能若是琦勸太后還政察其意已回亟令鸞儀司捲簾撤坐以杜女主干政之禍出空頭敕一道填之謫任守忠于蘄州卽日押行以防姦人竊發之變駐節延安元昊夜遣刺客挾七首于帳前琦已就枕曰可取予首去其人不忍索金帶而去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竟置不問以全國威以銷賊計

諸如此類非獨膽氣雄豪有挾山超海之勢亦
識見透徹洞成敗于指掌間也。神宗謂文潞公。
膽大而璫不之許。許唐裴度又不蓋許可度而
惟師服本朝王曾曾之膽與識亦宋代絕少而
以山陵計去丁謂宋代諸君子膠柱者所決不
肯爲也。蓋天之殛^讒澑譴惡每以後之冤獄償其
初之漏網而腐儒不曰必當其辜則曰其心不服夫小人密于彌逢間固未易乘也俟有間可

乘而國已受毒深矣。世之君子寧負小人無寧負國。卽膽與識不逮兩君子而以兩君子深沉不露之機出小人之不備亦足以剪城社之姦而傾其黨斯大臣之術也。

卓去病先生評○靈州一事至今論者以韓范互有得失予謂此在韓公未嘗失也卽欲持重固守亦須稍創之而後可倘當時任福不違節制戰勝有功虜必大創虜懼而惟吾所欲爲矣

范公不思協力而壹意以安靜爲得計殊無遠
識此實輸韓公一籌也

韓琦

其二

魏公不第有膽有識。且有度。史稱其不分善惡。黑白有大臣休休之風。一時聞望之儕。彼皆吞而吐之。其議西事也。與范希文不合。范拂衣徑去。琦把住其手。溫言下之。范氣頓平。則范在琦範圍中矣。其捲簾撤座也。不及闢報樞密。與富彥國大相抵牾。富致政居洛。每歲生辰。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以終其身。富皆辭疾。

不答則富在琦包容中矣。琦初以高科滯筦庫才位似不相當而琦處之恬然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皆非無度者所能也。他人于小人欺已處必露其鋒穎以與之角魏公獨否故不犯羣邪之所忌而斥逐免焉浩乎如滄溟之納百谷何所不翕受也至如吏碎玉盞而不之罪侍兵持燭焚鬚而不之校猶其細者已當時物論絕不以經綸相許有謂其遂非者卽浮

譽之。祗云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崇淺之平測
魏公哉亦魏公之度。自難測耳。公之第也。太史
奏五色雲見及薨于相州園中。櫪馬皆鳴有星
隕山頽冰稼之異其徵應如是安可以尋常測
哉

張方平

宋臣之主和者不止安道一人然皆巽軟怯懦者流也惟安道所見與諸人異其策西夏也因郊赦引咎開其自新之路而元昊稱臣兵不血刃其策北虜也詰兩府云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胥不能答神宗以問方平方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纔一勝耳朝議遂不敢主戰由此觀之張安道非巽

軟怯懦畏敵而寢兵者也。揣知中國之力量不足以制契丹而將帥中又無如張齊賢者故以不戢自焚之說爲本朝藏拙非定論也。南渡則不然劉錡有順昌之捷韓世忠有金山之捷岳飛有廣德郾城朱仙鎮之捷虞允文有采石之捷宗澤有東京之捷翟進有西京之捷徐徽言有晉寧之捷趙立有淮陰之捷張榮有興化之捷吳玠有仙人關和尚原之捷吳璘有扶風之

捷楊沂中有藕塘之捷王德用有宿州之捷使
張方平而處此恢復之計當不在李綱宗澤下
矣後之君子毋藉口方平而踵和議之故智也

王安石

古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予謂方命圮族。乃史臣于鯀殛之後。附會帝語以神其先見。蚤識帝實無此語也。帝若有此語。豈曲徇四岳之薦。而以天下戲哉。鯀與舜同受岳薦。同見詆于帝。一效一不效耳。漢武帝號知人而上官桀亦受遺詔輔孤孝昭十四。乃能辨其詐。由斯以觀。則知人不論年歲老少。亦不由書史研究。不由師

友講明別有一段聰明機警從母腹中帶來故
有彼此君子而各不相知者張齊賢李沆司馬
光蘇軾呂夷簡王曾是也有彼此小人而各不
相知者范睢須賈魏齊是也有小人而反能知
君子者婁師德之于狄仁傑是也有君子而反
不能知小人者寇準之于丁謂是也方安石未
相時文彥博歐陽修韓維富弼呂公著等無不
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惟韓琦對英宗之間

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吳奎亦謂其護非自用所爲迂濶呂誨發安石之姦于未露其他劉述劉琦錢顥鄭俠輩皆新法旣行始力爭罷竄者也知人洵不易哉乃安石尤其難知中庸所謂無忌憚之小人其心原不期誤國特執拗太過如釋門之魔彼亦願成佛作祖而竟墮惡道惜哉故士之處心宜虛觀人者無衡鑒自命而謬操月旦可也

卓去病先生評○功業成就自是韓范一流人
然當時執意見任意興者不特介甫卽溫公二
蘇亦然溫公執意見二蘇任意興者也二蘇中
子由爲優

徐楚白先生評○君實過于株守安石過于更
張惟蘇子瞻壹意安静而又不畏首畏尾惜乎
不究其用

王安石

其二

新法止而復行安石罷而復起蓋由其說深中人主之欲人主銳意富強而委心聽之故廷臣雖百喙以爭不勝也欽宗用楊時言革其配享高宗從趙鼎說削其王封後世論定比于商鞅之禍秦而以子較之鞅之法行于秦必霸安石之法行于宋必亡鞅工于謀國拙于謀身安石則無一可者何也宋非秦比也秦人尚氣輕生

銳于公戰無衣小戎之詩自昔然矣故鞅以勇敢倡而國強宋承平日久積弱非一朝夕而驟以保甲保馬等法繩之民毀指剗面以圖倖免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秦俗織嗇其財灌輸于六國故鞅開阡陌刑棄灰而國富宋合天下爲家而猥以青苗市易等法剥之譬一家中使子孫乞丐糊口而父母擁紅朽以自潤也安石知明州鄞縣時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

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
便之熙寧執政欲遍布其法于天下而廢格不
行其心恚憤加以議法之衆與之齟齬遂膠固
而不轉然推其心原無意于誤國實自奇其經
濟鑿鑿可試諸施行以爲非常之原凡夫所懼
仲尼國僑尚不能弭謗況下焉者乎此安石意
也而特其時勢謬戾不協人情土俗之宜不叅
有識者之謀議安石雖眞儒自命乎猶之一學

究焉耳。當時後世共詆安石爲賢智之過而予以爲愚不肖極矣。惟下愚故不移也。安石之僻諸君子實激成之。非其本體卽如制科之條易詩賦爲經義舉朝不以爲怪。安石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意變秀才爲學究觀此則安石之肆毒亦諸君子不善調停之過也。熙寧間朝議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彌病唐介死趙抃苦也此與秦

謠之摩撲堅何異嗚呼安石之學術遠過子軾。功效百不逮軼而令人側目重足均焉。有志經世者慎矣哉慎矣哉

司馬光

荆公有言自議新法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布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者耳。夫曾布弗論矣。光與安石交最厚。安石未用光極力薦之。新法旣行光極力詆之。夫薦之者不過謂其人學可經世而後復詆其所行之政則向之預卜而許可者不知其何所指也。孔明閉足之業素定于草廬豈安石冬

不爐夏不扇垢不盥漱忘寢食以白首于學而
光不測其所藏者韓琦見安石答楊枕書卽盡
窺其心術而光與安石處有年。習知其性行矣。
執拗如是可使居相位乎人固未易知然未有
輕信如光者也。光之長厚質直鎮浮誇則有餘
而欲壓倒安石陰折其無忌憚之心則不足安
石智辯踰人遇芻靈木偶之君則苦無所試而
遇好大喜功之神宗如魚得水光但知排擊安

石而無術以動神宗。神宗謂光物望所歸。輿情所屬。參用之以佐治。而原非真臭味也。彼所酷喜而深信者安石而已。且安石有所短亦有所長。勇于立異。銳于變常。自是非人。其所短也。憤宋室之傾頽。壹意富強。冒衆怨而不恤。其所長也。光但見其所短。不見其所長。則向之預卜而許可者。不知其何所指也。逮新法罷矣。并顧役法。亦罷光之有成心也。秦之長城。隋之渠河。萬

世利焉漢唐始祖未嘗廢之。光何所見之隘。新法罷而光恬無遠慮使姦人進紹述之說罷而復興譬病者受禍于庸醫但聞天雄烏喙之害而亦不見有參术之良藥可起沉疴于旦夕者。他日疾作庸醫不旋踵至矣。光之代安石也亦然畢仲游曾遺書箴之光不悟也。新法罷而復行豈盡安石罪哉邵雍謂君實九分人以予衡之其所少一分或在此耳。

長卿再弋○元祐諸臣惟君實名最盛雖婦人
女子亦知司馬相公以致石工安民覩其姓名
而涕泣不肯鐫碑恐得罪清議然按其爲人一
味慙直絕無沽名干譽之態亦不甚有大過人
處何以舉世吠影而羣附之有說焉當時洛下
耆英社君實最年少則文潞公富鄭公諸君子
抽揚之力居多蓋賢豪先達極肯獎借後人有
五六分好處說做十分君實得力在此蘇長公

云君實忠厚有餘才智不足此論最確蘇與之
交厚稔知其深非長公不能爲此語也

范純仁

純仁罷相歸程伊川責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爲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爲又不言純仁又謝罪連責數事純仁皆謝罪他日伊川偶見純仁劄子似得老氏之術者一篋凡所責其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辯一詞惟謝罪耳其度量超越豈父仲淹所能及哉仲淹與韓魏公論西夏用兵事意趣相左便拂衣徑去魏

公挽手留之溫言慰解方不失和氣則仲淹在
魏公包容中而伊川亦在純仁範圍中懸與異
大有分矣議差役則以素所嚴憚之司馬光又
感其薦拔者而爭之必力不爲隨也議貶竄則
以素所崖異之呂大防又遭其排斥者而救之
甚銳不爲擠也蘇子由稱其爲佛地位中人而
徽宗遣醫藥問安願一識其面爲快其忠信之
所孚格洵非父仲淹所能及也

石介

史評曰黨論始倡蔡襄賢不肖詩激之也黨論再興石介一夔一契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歐陽修邪正論激之也天下事不可過激仲尼所謂疾之已甚亂也而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韓范兩君子策其必壞其師亦云子禍從此始矣旣而夏竦修怨使女奴陰習介書撰廢立詔誣介奏記于富弼將行伊霍之事竦銜介

實甚且欲傾弼因言介未嘗死弼陰使入契丹
協謀弼爲內應詔下兗州核介死虛實微杜衍
龔鼎臣以百口保之介之遺禍且延于弼矣後
又流言介說虜不從更爲弼往登萊結金欲作
亂請發棺驗視詔復下監司體量呂居簡白中
使曰儻破塚發棺而介實死將柰何且喪葬必
須衆乃濟苟衆無異說卽令結罪保證以奏可
矣帝始釋然由是觀之弼之爲弼殆矣哉向令

夏竦黨授奉詔勘治則弼夷族之慘在反手間
所株連之冤獄又不止一弼矣蓋快心之語皆
倪覆宗之禍死者而有知乎聖德詩應悔于泉
下未可知也後夏悚死仁宗惑吳奎言命閹官
去悚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動人
主之疑等耳豈其報耶而石介以言釀禍後之
君子可爲炯鑒弼年八十書屏自箴云守口如
瓶防意如城其猶寒心于夏竦乎噫若韓魏公

兒矣

宋徽宗

佛老之教與儒術並傳士大夫素患難者每用爲消愁擯痛之物怡性葆壽之資而獨不宜于人主。人主而佞佛則身弑國亡梁武帝之覆轍不遠也。人主而信老則身危國削宋徽宗之往事可懲也。非佛老之能悞國而崇尚佛老者種種釁萌總乘其一念之蔽而入故當時徽宗所以致死者不一聽蔡京言追貶元祐諸臣書而

刊之石爲黨籍碑一蔽也朱勔領花石綱東南
有小朝廷二蔽也作萬壽山治延福宮窮于土
木三蔽也得志西羌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浮
海通女直四蔽也收免夫錢收經制錢括田于
京東西路五蔽也幸王黼蔡京之私第主婦上
壽稚子牽衣襲損威重六蔽也而總從信老而
起老氏之教以清淨慈儉爲本漢文帝嘗用以
寧民矣徽宗不得其精而索諸經錄齋醮之末

幄坐于林靈素之旁。自號教主道君。皇帝彼其
眷眷多事。可謂清淨乎。欵怨于天下。可謂慈乎。
徵求無厭。可謂儉乎。所謂名尊而實棄者也。在
徽宗惑溺已極。如長夜之不旦。衆小人各逞其
技。以蠱君志。陰長陽消。天變因而象之。于是有
狐升御榻。婦生鬚男。孕子之異。識者已知有夷
狄之患矣。方臘宋江張仙諸盜先見告也。天以
此儆徽宗。使懼而自修。而終不悛。惜哉。吾聞之。

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而梁武帝餓死臺城。其所謂奉佛教者捨身戒殺之外無奇焉宜其困也。徽宗亦復如是。彼蓋效天書妖妄而過焉者也。夫真宗忍辱潭淵借此以愚夷狄而徽宗顧自愚哉。

張浚

論者以主和議爲秦檜罪以張魏公恢復之計
不遂爲高宗罪予曰罪不專在檜與高宗也浚
實無所逭罪焉夫高宗所以任浚者重矣三爲
將而三敗績恢復之計何居富平之敗拒吳玠
之言也然當時李綱尚在獨不可用乎淮西之
叛王德酈瓊素不相能而浚故使之也然當時
岳飛在營乃聽其歸終母喪而不一留乎符離

之潰李顯忠邵宏淵素不相協而浚又使之也。然當時虞允文雖遠在川陝而有賢聲顧不能舉以自助乎剛狠憲忮之氣不以尋諸仇讐而懷諫妬能齷齪如也。三敗績皆其所自取也。古有三戰而三北者在曹沫孟明視或可藉口于勝負無常之說而獨不可以恕張浚何也。浚先有致敗之道而又無壇上之刦殺戶之封以贖也。故不可以恢復許也。況殺曲端不以其罪心。

情微曖有不可對人者乎嗟乎高宗于李綱令
弗安其位于宗澤令賚志以歿于韓世忠無罪
而罷于岳飛有功而戮夫非以主恢復不主和
議故哉而魏公獨終始無恙其人概可想已予
不欲使秦檜湯思退之徒偏蒙惡聲而漏網于
張浚故特闡之朱晦翁爲浚撰狀晚頗悔其失
實元儒揭奚斯亦極排之則信乎姦巧可以欺
一時久未有不敗露者也

卓去病先生評○張德遠無尺寸功且一生專
好與君子尋鬧諸公以其子爲南軒而曲庇之
卽朱夫子不免護局可笑之甚

秦檜

夫高宗庸主也。庸主而望以恢復。猶紈褲之子。
酒色是耽。而方士以導引長生之說進也。檜主
和議。則高宗快于厥心而已。寵克。因此檜之狡
也。其時兵弱財匱。以南渡蕞爾之宇。抗北虜百
萬之師。勢則不敵。父兄母妻。囚繫虜庭。卽欲瓦
注之。而不得。若以之爲金注。含求和。無策矣。不
出于和。必出于戰。省金繒之費。以飽戰士。效沛

公分羨之說。背城而觸戰。是亦一策。而吾有以
知高宗之必不能也。虜之挾二帝去也。辱中原
而利之也。索賂不得。則無所利。而安用二帝爲
爲中原計。寧受周幽被弑之禍。而必不受晉懷
愍青衣行酒之辱。自古亡國之君。皆自作孽不
足憐也。少康宣王赫然以中興稱。則父子兄弟。
豈相及哉。况虜而真欲。割刃于二帝也。戰與和。
俱不能免。戰則帝未必遽死。和則畢世無還期。

矣。此惑一破而所以制虜者不綽有餘術乎。宋廷諸臣儻明與虜約二帝還日輸金繒若干否。則惟所欲爲耳。虜見我意堅計定知留二帝之無利也。北轍無不南之理矣。不務出此而和不成其和。戰不成其戰。猶謂宋有人哉。夫戰者將之職也。恢復者人臣之義也。李宗韓岳等忠義有餘。權變不足。所以致二帝終不返者。不知以棄爲取之術也。豈獨檜之罪哉。檜者天實生之。

以亡宋如話之于吳不必贅論者也

徐楚白先生評○總恨宋勢積弱皆當時將相
一團腐氣釀成非寬檜也

岳飛

飛抱忠義兼文武不專以用兵見長其引礮枝
曳柴莫敖採樵事于左氏頗有所闕至潭水寒
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絕無宋氣直逼唐矣高
宗賜鄂王詔二十餘章褒美非常如月三捷以
奏功日百里而闢土者是也而卒以金牌十二
召還羅織莫須有之獄斃諸囹圄諺所謂狐狸
而狐掘之也飛之屯朱儂鎮也復汴京在旦夕

而檜賊急于班師。一日而金牌至者十二不已。
棘乎說者曰飛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
兵可也。卽不然如紹之誅卓亦可也。束手就斃
不愚乎哉。予曰檜有以料飛之必不爾也。果爾
則以苗劉之叛按之。飛應無辭。而檜言益驗。必
不得已。若田節度之謀。武元衡差可效耳。彼以
亂賊而害忠良。此以忠良而鋤亂賊。公論既快
又無兵脇之迹。高宗庸愚而無特見。亦未必不

以爲快也。然已非純臣之道矣。惜乎施全輕試其鋒爲不了事。漢至今有遺憾焉。

長卿再弋。○是時江以北非宋有矣。飛乘金牌之召割據自雄。特取天下于金而非取天下于朱立國。金宋之間依然奉正朔不失臣節。千載而下誰則訾之。而古今人知此局者鮮矣。

卓去病先生評。○秦檜庸人。當其死時高宗尚云今日始免靴中着刃。况四廂兵騎橫日甚見

于葉水心記甚詳岳家軍差檢束耳倘金牌拒召則如幼宰所云卽以苗劉法按之矣故凡據廬而歸皆不知諭世者也

唐玆

漢之滅項殘戮之屍尚以禮葬固忠厚立國之道亦華風也元主聽惑楊璉真伽之妖說發南渡諸陵遺骸遍野又將雜馬牛枯骼與陵骨合內浮圖中築白塔號曰鎮南嗟乎夷之毒夏何甚而天之禍宋何慘耶珏傾家陰酒食諸惡少酬之金帛易以他骸預造石函六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爲識而楊璉

真伽尚不知也可謂義士夫生爲帝后歿不保其丘墓反匹夫之不如矣故曰死欲速朽漢文帝治霸陵皆用瓦器有深意焉惜景帝不善承之竟羅椎埋之慘吾偶感唐珏之事而揭以爲厚葬者之戒

宗澤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孟
明視以焚舟鼓銳韓信以背水出奇用此道也
豪傑之士立板蕩之朝事中庸之主羣小又交
構其間亦當用此道以制其命而後國事惟吾
之所欲爲宗澤之失計在聽高宗之南渡而不
力爭非惟不力爭又從而贊之也夫南渡偏安
不過苟延旦夕斬無失墜而頓望以恢復譬主

人遇盜而逃其蹕時已怖畏不前盜去之後其
家奴之桀黠者欲率亞旅荷戈以躡主人從乎
哉南渡則其氣已奪其謀已弛無復焚舟背水
之勢遂瓦解而不可復收卽微黃潛善汪伯彥
以間之澤亦無能爲也方金人挾二帝而去中
原無主舉朝之臣欲以數百年之宗社委虜棄
遺黎如弁髦惟李伯紀以爲不可則都邑之人
心皇皇如赤子之戀慈母惟恐其失澤奮臂一

呼而河北義旅響應海內勤王之師虜至而願
效以願效之衆合都邑之人心一奮擊之上計
也澤不及時乘銳掩幹離不之不備而聽其從
容以歸虜目中已無宋矣人情危則思思則動
安則惰惰則靡假令宋轍不南以效死弗去之
義背城而借一內則臣民觸戰以雪讐外則勤
王之師相爲犄角能策其必敗乎晉以江左偏
江○左偏謂蓋使南渡藉口
霸之地破符堅百萬之兵唐以張睢陽之孤城

拒祿山漁陽之衆。况堂堂都邑哉。三戶亡秦一

成祀夏已事可徵。何有于宋。澤此時卽慨然以

恢復爲已任。則中外且恃以無恐。人主岌岌乎

不能自保。羣小惴惴乎莫必其命。將奉社稷以

從之不暇。而暇掣其肘乎。恢復在此舉矣。宋轍

既南。則勤王者之嚮往在臨安。而不在于汴。君臣

之精神意氣在保守江淮。而不在恢復神州。以

故危困之時驅之南。則南如溺者之願脫于水。

息肩之日。導之北則不北。如移舟于山疏二十
四上而不省也。大率庸主可勢禁不可理曉。當
時若以周昭南征而不返秦沙丘隋江都之說
懼之廷議必無敢執其咎者而澤不出于此。全
局之敗祇爭于一着之差。時移事去而欲有爲
此必不得之數也。况越國而攻兵家所忌。時郡
縣爲金人所下者十之八九。張邦昌旣誅之後
劉豫乘機虎踞自臨安以達于虜不啻萬里饋

餉何從給乎。孤軍深入，勝則難乎其繼，不勝其
何以退乎。孔明入蜀而出，圖中原爲千古英雄
所笑然。彼非得已也，而宋則失計甚矣。鞭長不
及馬腹，尾大不掉，皆昔人所深懼者。澤胡不聞
焉？以予論之，澤幸有黃、汪之間以藏拙耳。其自
揣孰與孔明？孔明不能遙制魏武，而澤顧能遙
制兀木哉？彼固以平王東遷，周玉未改，而不知
封建之諸侯尚在，各自爲守，雖犬戎無知之何。

宋不然矣。彼又以玄宗幸蜀德宗幸奉天不轉
盼而鑾輿復辟如是之易。吾今暫遷以爲後圖
而不知二宗幸也非遷也。二宗閭儒不至如高
宗之甚也。二宗身發難而身收之不若高宗嗣
位于徽欽之後狼狽而難支也。其尤可笑者敵
師壓境不束甲厲兵而對客圍棋豈孔子所謂
臨事而懼者歟。予嘗謂謝安遊東山特裨謀
野則獲之意及齒之折屬有所思蓋不料秦符

之。一敗塗地而慮其再舉也。說者于淝水戰捷之後驚其功而服其量譏其矯皆未嘗當大任者也。寇公效之此亦公所著博飲歌謳以當澶淵之變迂矣。然猶曰排遷都之議不得不靜以鎮之而澤則何讒焉雖然棄汴之議李伯紀沮之而不得何責于澤考之古今排遷主和者寇公也排遷主戰大駕復還者亦自有人澤偏不能得諸宋耶。人情畏敵之念勝安土之念亦勝澤不能砥柱。

以慰輿望可獨罪高宗哉。卽不然。雍州荆襄建業皆可措國。而作廟臨安。是不翅百步走也。怯甚矣。澤之歿也。連呼渡河者三。志有足矜者。靖康建炎間。吾必以澤爲巨擘。而不能不反覆痛恨于高宗也。

卓去病先生評○此時中國人視虜如虎狼蛇蝎。澤奮力一拒。真可回天。後金人撫綏布置。人已漸漸安之。更難圖矣。幼宰咎宗君之失計。卽

柱子美常使英雄淚滿襟之恨也

徐楚白先生評⑤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
一去不還今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和議將
成澤又曰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引軍直
趨澶淵以解京城之圍康王卽位澤上疏云自
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終致二聖
北轍社稷蒙耻皆爲讒人所阻由此論之南渡
誠爲失計而事勢如此雖澤亦無如之何也

劉豫

國家多事之秋不幸而僭竊乘焉處之不可已甚已甚則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劉豫以中原臣子挾金人之威而居然抗衡誓不反顧彼有所懲于張邦昌也。邦昌爲金人所立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未嘗篡且叛也而必欲誅之誅之而波及宋齊愈遂使反側者人人自危患節如張孝純痛心切齒以佐豫而恬無所忌

彼見夫宋齊愈之戮。罪在疑似間。猶不少貸。以故望絕而肆毒彌深。由此觀之。宋不第力非金敵。智亦遠出。金下。金用粘罕計。以中原之城邑委中原之逆臣。代爲之守。于以休其困頓。而宋不能寬之。以招捄篡叛。顧壹意刻急。以堅其携貳之念。塞其改悔之門。此田單所以愚騎劫也。李綱入相之初。其經濟如此。唐誅竇建德事。頗與此類。建德陷黎陽。虜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

通舍于別館以客禮享之得李世勣之父而不
誅聽其還國視其他亂賊屠害忠良汗駢貞淑
者懸矣兵敗俘歸斬于長安世勣忘其活父之
恩袖手莫救惜哉當時王世充蕭銑輩虎踞耽
耽儻釋建德使洗心而自贖彼念不殺之德以
賊攻賊朝廷定得其一臂之力不愈于誅戮乎
已而劉黑闥之徒以建德爲戒擁衆復叛誓死
不降未八月而盡有建德之故地兵連不解者

數年祇因斬建德故耳。後之君子思劉豫、劉黑闥負固之由而所以處張邦昌實建德者蓋有術矣。

卓去病先生評○劉豫、張邦昌不過爲金人所擁以爲媒耳。譬之擡泥神以乞襯施自有主其事者。不惟人不可以反叛目之。即二人居然自認爲稱王稱帝之雄亦大無耻矣。宋人豈特根株邦昌苗劉之變與四歲之明受何與張浚必

欲以反叛法誅之致使高宗晚年有絕嗣之恨
世直謂宋儒議論腐而可厭而不知其腐而且
惡也

徐楚白先生評○金人之立邦昌王時雍吳升
莫儻助成之而孫傳張叔夜不奉命請立趙氏
宗室卽秦檜亦主是說爲金人所執邦昌此時
便欲引決或懼以相公若死一城且爲塗炭不
得已而强受僞號非其本心至于不稱朕而稱

予不稱詔而稱手書不坐紫宸垂拱殿而起居如故從呂好問之計迎元祐皇后勸進康王伏地慟哭請死自鳴其冤豈真篡叛哉不第與唐宋泚不同原情定罪與苗劉大有間矣李剛宗澤必欲誅之何意耶假令邦昌梟雄狙詐托金人之威乘瓦解之勢黃袍加身如陳橋故事後世甘以正統予矣卽不然割據稱制金人北宋人南邦昌中原未爲不可惜其庸鷙不能耳世

有非忠義非亂賊而兩無所着之凡邦昌其流也彼初不料身質于金而力主和議旣而悔之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此則非人臣之義而追褫僞號賜死潭州兩君子所以處邦昌者過刻而所以伐金謀挽宋勢者亦拙且迂矣

宋孝宗

南渡諸君不得不以孝宗爲首其易表稱書改
臣稱姪減歲幣以敦隣好悚金人輕宋之心可
謂賢矣然當烏祿修政之時無釁可乘疇昔耆
將又皆凋謝兼以符離喪師蹶不復振覽揚甲
之策而不悅讀朱熹之疏而大怒與厥初志趣
相戾惜哉夫孝宗派出藝祖以藩王入承大統
則恢復中原乃繼述之善者而區區修問豎之

虛文抑末矣卽排衆議而力行三年之喪與察總小功不異矣宋人有言正心誠意主上厭聞而理宗酷喜聽之閱章奏至夜分乃寐孝宗之爲孝理宗之爲理也宋社之所以墟也

長卿再弋○漢唐中興有光武昭烈明皇皆以宗藩嗣統宋何故獨無宋只是一團道理束縛入心腐氣入于膏肓不可救藥當日君臣皆錮蔽而無域外之觀然孟夫子只揆殷周時勢竝

不會說到道理上去若論道理桀紂雖暴湯武
豈宜放伐卽放伐矣仍當立其後裔豈宜改玉
據宋人見識自禹傳子而後姒氏至今有天下
可也

沈氏大說

卷三

十八

虞允文

脫脫稱允文許國之忠炳若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于此說者快之謂周瑜謝玄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出師禦敵而定謀于暇此命將犒師而遏虜于

卒冒矯制之小嫌成恢復之大計允文較周瑜
謝玄更優予曰不然將有以望勝者方叔之威
蠻荆得力于儼狁之捷也郭令公單騎而解吐
番之圍于涇陽免胄而潰僕固懷恩三十萬之
衆不戰而屈人兵者望足以彈壓之也有示之
怯示之以可忽而取勝者孫臏之紹龐涓是也
金人蹂宋如破竹目無宿將何有于書生之允
文允文之成功其得力于此乎此與班仲升使

西域入鄯境以三十六人乘夜間起礮匈奴使者西域數十國大驚咸質子輸贐稱藩而稟約束皆出其不備也允文出金亮之不備而掩之功遂與劉錡韓岳等埒孰謂書生不知兵務哉高宗方之于裴晉公顧罷相而俾之鎮蜀足不欲奏討蔡之功也噫

脫脫

予嘗覽宋金遼三史見脫脫文詞斐疊議論有
章竒之核其行事如紅巾賊証卽躬自請討奮
擊芝麻李大破其衆勇矣哉流雲南大理郤太
守高惠之婚反遭其毒貞矣哉其他治河屯田
行錢鈔皆有法然未有如逐伯顏而大義滅親
亢宗福國兩符于道者也伯顏挾震主之威擅
貶宣讓威順二王而不以罪去則族必赤脫脫

爲伯顏從子自幼養于其家而圖剪之與直方
世傑班阿魯同心屏斥忘其卵翼之小惠憫然
以鋤姦爲已任苟利社稷卽所以愛伯顏也其
再入中書恩怨無不報爲別見怯哈麻所陷矯
詔而死于鴆可哀也夫此元臣之挺出者何可
多得而予嘉其逐伯顏一事合春秋之義有古
大臣之風特揭之以愧夫晉之王導焉

洪皓

甚哉小人之僭于夷狄也皓奉使入金困于雲
中粘罕與悟室追脇皓無所不至流遞冷山四
日草生八月大雪馬矢然火煨麵而食不減吞
氈牧羝之苦已而金人義之使教其八子且咨
畫焉又欲以爲翰林學士又欲畀以校試之任
雖皓固辭郤之而敬信極矣自建炎己酉出使
歸還期凡十五載忠節播戎夏而阨于檜賊出

知饒州諫官詹大方阿檜意嗾之罷職提舉江
州太平觀復安置英州何其窮也漢世子卿位
典屬國識者猶云薄償皓流離間關若此而讒
沮折挫又若此非蘇幸而洪獨不幸也粘罕悟
室忠于金而檜賊不忠于宋甚哉小人之憎于
夷狄也當時副皓爲通問使者非龔璡也耶金
人迫二使仕劉豫璡至汴受官而皓誓死不受
嗟乎李陵衛律何代無之而宋洪皓之顛危甚

于漢蘇武則檜賊之以也假令龔璡自金歸宋
吾不知檜賊將何以旌之耶皓死後一日檜亦
死天平天平曷不促檜之死于一日前延皓之
死于一日後忠魂庶少快也哉予于此不能無
遺恨

文天祥

公始倡議以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設郡邑矯尾大之弊而國勢寢弱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滅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以統轄之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楊州取兩淮地

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敵備多而力分疲于奔命不難却也。時議迂之不報予謂文公此策甚善而襄時可以獨當一面爲四嶺總戎者誰也。元兵入常州張世傑宿重兵于六和塔有衆二十萬天祥請自將擊虜背城借一以死拒之世傑不許已而伯顏至臯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世傑潛遁夫以二十萬之元帥不戰而遁古無有也。已不能戰而又禁人之戰德祐諸將皆

世傑類也。微獨世傑。曾全張全相繼而遁。宰相
陳宜中亦遁。王邦傑王舉之呂文煥且降矣。天
祥四鎮之說果行。不棄城以逃。卽開門以迎。此
時已萬無可爲者。天祥不爲識時之俊。而孤忠
自矢。猶天命去商而夷齊扶大義于宇宙。偏與
百月爭光者也。文公絕飲食者八日。坐小樓者
三年。視死如歸。從容畢命。而黃冠故鄉不忘。恢
復之念真一代偉人矣。荆川先生有言。宋三百

餘年取士之科莫甚于進士進士莫盛于倫魁
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猶謂科目不足以
得偉人豈其然乎予謂爲此論者皆不得志于
科目者也

長卿再弋○蘇端明兒時讀范滂傳欣然慕之
交信國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
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曰歿不俎豆其間非
夫也入田觀稼自小看大兩公之謂歟

李芾

宋之潭州卽古長沙地也密邇于三苗之區所
嘗進昭王膠舟令其不返者蓋上世所不賓也
元兵圍潭芾登陴慷慨以忠義厲將士老幼死
守人無二志阿里海牙督戰益急除夕城且陷
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當
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
伏地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諾乃以酒醉其家

人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繼火焚芾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芾所大慟自殺幕僚陳億孫顏井縊者相望于林夫死難之臣何代蔑有而宋獨多卽文天祥開督南劖襲虜五坡敗績空坑仰藥潮陽絕粒南安從容而死非不烈也然止其身耳未有如芾之憤激自家而郡自上而下皆以死殉者也當時棄城背主而逃者未必盡

貪生也。無以倡之。則什有以風之。則興沈忠一
僕隸之微。而芳名塗芾亦已竒矣。潭州之民不
食君祿。能赴井縊林視死如歸。非芾倡而風之。
必不至是。嘗考之于唐。張睢陽城陷之日。民無
死者。豈忠義不足哉。抑俗有勇怯耶。屈賈之遺
澤漸涵于長沙者。先爲芾地。而芾乃得以倡而
風之也。不然項羽之兵八千。一朝而散。田橫之
客五百。同日而殲。豈齊士猶仍王蠋之風而楚

人顧掉臂于垓下不及灘民萬分一耶